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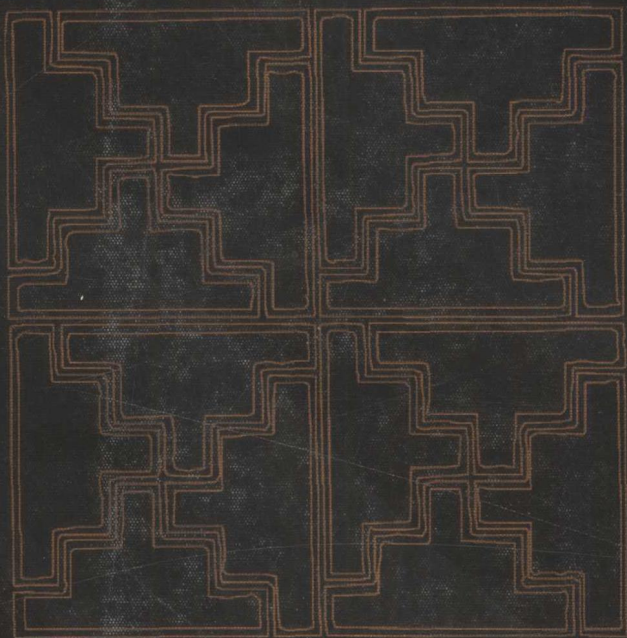
Strukturalismus

结构主义

■ 莫斯科—布拉格—巴黎 ■ Moskau — Prag — Paris ■

[比] J.M.布洛克曼 著 李幼蒸 译

比利时哲学家布洛克曼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着重介绍了结构主义哲学产生的思想渊源,以及它与其他各哲学流派、各人文学科及自然科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作者在本书中相当忠实地采取思想史家本人的见解,并使不同的观点相互对照,尽量可能完整地呈现时代思想的全景画面。本书为扩大新版,新增第六章中作者评述了后结构主义思想,反映了30年来作者有关结构主义看法的前后演变。这部著作是组织严谨的结构主义思想史的概观,是关于当代结构主义不可不读的、权威性的导论。



20 世纪西方学术思想译丛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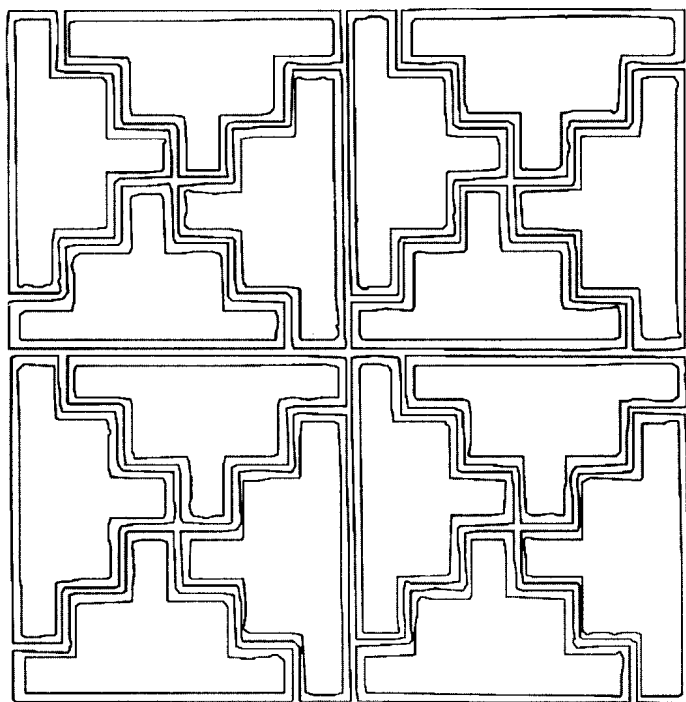
Strukturalismus

结构主义

莫斯科—布拉格—巴黎

Moskau—Prag—Paris

[比]J.M.布洛克曼 著 李幼蒸 译



20 世纪西方学术思想译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比]布洛克曼著;李幼蒸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朗朗书房·20世纪西方学术思想译丛)

ISBN 7-300-05021-2/G·1022

I. 结…

II. ①布…②李…

III. 结构主义(哲学)—研究

IV. 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7582 号



20 世纪西方学术思想译丛

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

[比]J.M.布洛克曼 著

李幼蒸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239(出版部)

010-62515351(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高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965 × 1270 毫米 1/32

版 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张 6.75

印 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77 000

定 价 16.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将结构主义引入文学研究的领域，
基本上不是一种阐释的批评，
它并不提供一种方法，
一旦用于文学作品就能产生迄今未知的新意。
与其说它是一种发现或派定意义的批评，
毋宁说它是一种旨在确立产生意义的条件的诗学。
它将新的注意力投向阅读活动，
试图说明我们如何读出文本的意义，
说明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学究竟建立在哪些阐释过程的基础之上。

——乔纳森·卡勒

新版中译者前言

在通常的意义上“结构主义”有三个主要所指范围：现代语言学理论、现代文艺理论和当代法国人文思想运动。就现代西方思想史主潮而言，结构主义主要指法国六七十年代的结构主义运动。所谓法国结构主义运动主要指一二十年之内一二十位人文界学人的富有独创性的学术作品总和。这些学人及其作品涉及人文科学各主要领域，并取得了世界公认的一流成就，现已成为 20 世纪西方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理论创新的重要性来看，20 世纪西方居首位的三大理论性思潮为分析哲学、现象学和结构主义。如果按照传统说法认为典型的一般人文理论就是哲学的话，这三种思潮都属于哲学范围。分析哲学和现象学在开创之初都强调各自的反传统哲学立场，但二者后来的发展表明，它们均延续着西方哲学传统，并成为 20 世纪典型的哲学活动。结构主义的情况就不同了。一方面，结构主义学派始终不能在哲学系占据正当的地位，似乎在哲学界并不重要；另一方面，如果扩大视野，此欠缺也许正是其具有独特重要性的一个标志。在今日跨学科认识论的更高层次上，哲学不再相当于惟一的最高理论形态，而只不过是理论形态的一种，也就是说今日理论性不再等同于哲学性了。跨学科的理论方向必定是非哲学中心论的方向，因此跨学科方向的结构主义运动正因突破了哲学制度框架而不必也不可为其所范围。结构主义如今未能普遍被选入西方哲学系主要课程计划一事也许恰恰反映了西方人文学界内部变动的态势和结构主义独特理论创造力的特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思想始终扮演着西方思想发展前锋的角色。回顾自存在主义以来的各个发展时期，六七十年代结构主义的重要性是首屈一指的。法国结构主义理论活动遍及文、史、哲、艺、语各个领域，而最突出地体现于文学理论领域。文学理论或文学批评成为上述各学科方法交相汇聚的中心场地。在此意义上，把法国结构主义说成是一种文学中心主义也不为过。在此，“文学”是指围绕着文学

的各种精神探索和理论实践,而非专指传统的文学活动形式:诗歌和小说(抒情和虚构)写作。在全球科技工商时代,诗歌和小说的地位和意义都已与一百年前完全不同了。人类的高级思维任务和形式不可能再经由编制故事来进行。人们可以一代复一代地欣赏《战争与和平》,但今日如企图以此写作方式来处理重大主题则属时代误会之列,即便是具体的环境条件可以为此提供一时的市场需要。结果“巴黎五巨头”中最具文学禀赋的罗兰·巴尔特既不能赋诗也不能写小说。文学成为分析性活动,包括分析性的创作活动。本书《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主要是一本有关 20 世纪结构主义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发展的简明导论。

本书作者 J.M.布洛克曼(1931 年生于荷兰)为比利时著名法哲学家,前卢汶大学法学院院长和副院长(1988—1994),比利时皇家勋章获得者(1992 年),在哲学、法哲学、美学和医学伦理学等领域中发表过大量论著。自 1996 年退休后布洛克曼曾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法学院访问教授,教授民法和欧盟制度等课程;自 1991 年起为阿根廷国立大学荣誉教授,教授法哲学课程。布洛克曼早年在哥廷根大学哲学系以现象学研究获博士学位(1961 年),其博士论文《现象学和自我学》发表于卢汶胡塞尔档案馆“现象学文库(12)”(1963 年)。其后在荷兰和比利时各校教授现代西方哲学和法哲学多年,六七十年代曾广泛关注欧洲大陆各种哲学认识论革新思潮。当时法国兴起的结构主义运动引起布洛克曼强烈的兴趣,迅速形成了个人以现象学、结构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为共同理论核心的哲学和美学研究方向。在此背景下,正当结构主义如日中天之际,他完成了对法国结构主义及其现代思想根源的初步探索,出版之后(1971 年德文版,1974 年英文版),颇获好评。1972 年《卢汶哲学评论》书评家 Louis van Haecht 曾指出:“他写出了关于当代结构主义不可不读的、权威性的导论。”在本书中译本第一版中我们还提及此书英文版曾被列入美国认识论丛书系列之内。

作者在撰写此书时具有非常适当的条件。一方面因居地紧邻巴黎,熟悉法国思想界动向,另一方面由于不在巴黎反而可以保持观察的客观性,更重要的是现象学训练的背景使作者在观察和写作中维持了认识论分析的深度和观点的统一性。因此其论述和批评既促进了

现象学和结构主义的关系的思考,也促进了哲学和文学关系的思考。作为美学家和现代派文艺思潮的研究者,布洛克曼在此书中进一步扩大了观察的视野,企图把理论活动和文艺创作活动的方向加以统一的处理,其结构主义的意涵也就随之丰富化了。在过去已出版的百十种概述结构主义的书中大概要算布洛克曼这本书的“视界”最为宽广了。但在译者看来,本书最独特的优点在于作者的“文学认识论”的处理角度。虽然是哲学训练的背景,作者在本书中相当忠实地采取着思想史家的立场,尽可能地展现不同时代思想家本人的见解,并使不同的观点相互对照,以尽可能完整地呈现时代思想的全景画面。结构主义三阶段论的框架同样展现了作者的认识论眼光,把(1)语言学和文学,(2)哲学和语言学,以及(3)哲学、文学、人类学和精神分析学这三大片理论实践形态加以统一的描述,设法找出它们之间的共同特点,因此为我们提供了组织严谨的结构主义思想史概观。

20世纪70年代期间作者还曾积极参与欧洲大陆东西哲学对话活动。他和德国前现象学学会会长W·瓦登费尔斯曾组织了西欧和前南斯拉夫哲学交流计划。众所周知,前南斯拉夫是东部新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学派中心。由杜勃洛夫尼克大学中心和德国基金会共同主办的东西欧哲学对话活动最终导致四卷本论文集的出版。这就是1997年出版的著名的《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论集》(1.概念和方法;2.实践哲学;3.社会哲学;4.知识和科学理论)。论文集的两位西欧地区的主编就是瓦登费尔斯和布洛克曼。瓦登费尔斯早年师从梅罗-庞蒂(经典名著《法国现象学》的作者),是德国的法国当代哲学研究权威。布洛克曼则更关注法国结构主义,而两人共同的现象学背景和对马克思哲学的兴趣使他们参与了此一哲学对话活动。布洛克曼在此哲学交流计划中致力于推动现象学、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三极对话关系。这一背景也显示布洛克曼始终同时关注认识论问题和社会哲学问题,表现了其本人的哲学思考方向,也可间接说明作者在这部思想史论著中探讨一种“结构主义哲学”的企图。应当说,布洛克曼的哲学认识论思考并未妨害他对结构主义跨学科方向的议题作客观的观察,其哲学条件有利于对本书材料进行较具系统性的编辑组织。哲学家布洛克曼对结构主义的哲学期盼反而可成为引导读者关注哲学理论

和结构主义理论关系的指标。时过 30 年后,本书作为结构主义导论的价值不衰,正是因为作者在哲学立场和文艺理论立场两方面维持了一种“认识论的平衡”,对结构主义运动及其文学理论的历史进行了比较忠实的论述。

布洛克曼最近从国外出版公司获悉本书中译本将再版之后,主动提出希望为中译本增补一章的建议。译者 1983 年夏在访问卢汶胡塞尔档案馆时曾顺道拜访作者,交谈了有关结构主义和现象学发展的问题。几年之后译者在波鸿大学哲学系瓦登费尔斯教研组从事独立的客座研究达七八年之久,其间却未曾有机会再与相距不远的布洛克曼接触。与此同时,过去 20 年来法国学术思想界变化很大,如果打算对结构主义运动本身或其后的发展进一步加以总结,是很好的想法。实际上,过去十几年来巴黎新一代学者纷纷对才华横溢的结构主义时代进行研究和反思,各个领域都出现了不少相关的新著,材料十分丰富。法国结构主义运动就是指那样一些人的著作,它们在立场、方法和风格上构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思想史整体。布洛克曼在其当初拟订的规模和目标上也很好地完成了有关结构主义运动的概述。作为哲学家,作者在本书中保持了美学思想史线索和哲学认识论线索之间的平衡,而以前者更为突出。在这次增补的第六章中,作者在内容体裁上设法与前五章保持一定的统一性,但其重点偏于作者本人对一般结构概念的新认识和对一些后结构主义思想的认识论评述,可以使我们了解 30 年来作者有关结构主义看法的前后演变。现象学出身的布洛克曼如今似乎偏向于英美流行的认知科学认识论方向,并提出了一种新的结构哲学观,亦颇有启示作用,现全文译出,以飨读者。

25 年前本书中译本翻译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几个月。在新时代来临意有所为而不知应何以为之际突然萌生了译出这本小册子的决心。它的篇幅,它的内容,它的方向,它的多方面涵义,均符合当时未定环境内之“姑且一试”的契机。然而为了译出这本小册子我集中查考和研读了北京图书馆内中、英、法、德、俄、日文字的大量文献,十多年来的多种外语学习竟然一时全派上了用场,乐莫大焉。结构主义话语风格就是对一般法国人来说也是莫名其妙的,同一个字词在一般语境中和在结构主义语境中往往不同。首先必须读出其差异性所

在,然后再找到或组配适当的汉字词。结果翻译成为一种真正的跨语种的语义学重构活动。由于布洛克曼这本小书思想格局的独特和“文化大革命”后社会环境的独特,也使得当时的翻译探索工作充满了兴味。至于在当时条件下是否能出版以及出版了以后又干什么,都非计虑所在。结果,如我已在不同自述场合谈过的,这部译稿出乎意料地使我结识了党内老专家杜任之先生。没有他的推荐,本书当时既不可能出版,也不可能成为使我进入哲学所的机缘之一。1980年《人民日报》对此译本曾刊出了专条书讯。在当时中国的学术界这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我虽有期盼却无法预估,但有一事是肯定的,即对于当时中国读者来说,此书内容和语言不是可以马上被领会的,此“不易领会性”本身就有多重原因:30年的封闭环境使读者不熟悉现代西方理论话语方式;该文本将马克思主义话题置入现代西方主流思想环境内在中国社会可能会产生含混效果;结构主义话语也颠覆着现代西方主流思想话语本身;中国哲学界一向较易接受英美哲学而比较隔膜于现代欧陆哲学,特别是现象学;结构主义作为跨学科理论话语挑战专科本位的知识结构;结构主义偏重于文学理论,而中国从古到今都是一个以文学抒情和叙事为主流的文化环境。(1987年《文学报》一篇介绍本书的文章中提到过此书在文学界多年来并未被充分理解的缘由)因此,这本小册子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批公开发行的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类书籍之一,在特定的中国环境中出现产生了多方面的读解张力,并成为开启中国研究当代西方结构主义思想、当代法国人文科学以及当代符号学的最初导引之一。“结构主义”70年代末在中国的出现产生了与其在西方命运不同的特殊解释学意义,呈现为中国思想世界中的一个转折点、切入点和连接点,潜在地使中国读者大幅度跨越了历史阶段而立时朝向了世界学术主流。

1982年当我作为哲学所第一位公派学者抵美时,惟一具有的单本出版物只有这本译著。5月到达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后一周左右,邀请人理查·罗蒂告知多伦多“1982夏国际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会议”的消息,我随即将本书寄去要求减免与会费用。结果对于我这个在中国不过介绍过四五年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人来说,这本小册子成为一件“信物”。我被大会免除了各种费用,并在那里结识了国际符号学界同

事。同年我在台湾《中外文学》期刊的一篇文章的注解处看到作者认为此书为中国各地区有关结构主义译著的第一部,使我颇感诧异(其实台湾早在70年代后期已出版过相关的译著)。结果因缘际会,我当初关于译出布洛克曼这本小书的偶然决定,引带出了许多特殊的“附加效果”。一本西方出版的人文理论引介在突然被置入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上、文化上、历史上、思想上、文字上)“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环境内时也就增附了特殊的历史性意义。

译者当时研读、翻译、出版此书和其他结构主义资料时的动机主要是为了向国人介绍理论方面的新知新学。在“文化大革命”后百废待举之时,知识的提倡和传播无疑是民族文化复兴的重中之重。当时需要的是多阶段的补课工作,不仅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而且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不仅是1966年以前的而且是1949年以前的;进而不仅是1949年以前的,而且是1937年以前的。100年来中国最欠缺的就是现代人文科学理论知识,因此人文学者(包括海峡两岸)首先应在知识与理论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补课。然而对于刚刚脱离“文化大革命”时代三两年的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来说,当代西方理论话语是非常陌生的。为此我在当时条件下为译本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注释工作,其中有些名词的译法后来有所改变。但在新版中我仍然保留了至今大体可行的译名和注释部分,只作了少量必要的改动。对于今日年轻读者它们还是会有用的。同时为了使读者了解本书中译本初版时的背景,在此次扩增新版中我将杜任之先生为中译本所写的序言以及译者当时所写的译后记作为附录材料一并保留,作为25年来时代变迁之存证。同时在附录中补增一篇译者新写的“回顾结构主义”评论,以为读者提供更多的参照资料。

在回顾本书中译本于“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就得以在中国出版时,特别想到了已故杜任之先生。如无他的积极推荐和“护航”,在当时这是难以想像的。同时,如果没有他在1978年时的毅然推荐,我也不可能接着有机会、有条件参与学术界的哲学和结构主义研究事业。故我愿将此书中译本新版献予杜任之先生,不仅纪念他在1977年底时设法安排此书在中国的出版,而且也纪念他在“文化大革命”出狱不久就领导外国哲学研究界率先冲破禁区的勇气和其后在恢复和推动

中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事业中作出的重大贡献。在 1978 年到 1981 年这三四年里我与他在推动现代西方哲学研究计划的各项活动中合作无间,并亲睹了这位 30 年代德国批判哲学先驱霍克海默之中国弟子的仁者风范。

十分感谢呼延华先生对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学术的持续关切和肯定布洛克曼此书作为现代西方理论思想史概观所具有的长期参考价值。在联系本书版权转让的繁复过程中,郝明慧小姐不厌其烦地往返交涉,终于完成了一应手续,使此书得以转社再版;责任编辑程建农小姐在新版文字和版面处理方面亦颇费劳烦,并在译名改善和更正方面提出许多有益的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译者 李幼蒸

2003 年 7 月于旧金山南湾

原版作者序

本书不仅以“结构主义”一词作为标题,而且将其作为 20 世纪哲学和文化显著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这可能会使英语读者感到困惑。对于某些与之相联系而发展的哲学思想,读者多半也会有同样的感觉。这是因为结构主义所强调的并不是一套与某些学科联系密切的思想和概念的技术性运用,诸如“结构的”或“系统的”分析,系统论和信息论,生物学,心理学,甚至文学批评,相反,在这里,结构主义的概念明确指的是与存在主义或现象学相仿的一种整体观的(holistic)研究。不过,这种结构主义的许多哲学含义却又与各种存在哲学中的那些哲学含义完全不同。第一个区别与哲学本身有关:没有哪位存在主义的思想家会怀疑或否认他们所形成的思想是真正的哲学性的思想。而结构主义却不先作这样的断定,于是也就不受传统哲学推理的法则和习惯的限制。一方面,它看起来像是按照哲学论证方式去解释实在的一种整体论的企图,但在试图这样做的时候它又先不断定要使这种论证一定通向哲学之途。因而,结构主义看起来就像是一种专门的活动(activity),一种在现实自身中的处置方式(modus operandi)。结果,这一处置活动的哲学含义也同样地应加以分析,不过这些哲学含义只是整个结构主义论述活动的一个成分,结构主义是一种扩展到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美学以及其他领域的论述活动,它并不把自己说成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

这一思想显然植根于涉及很多领域和有着形形色色旨趣的一般文化发展的进程之中。在仔细考察了形式主义、马克思主义、未来派或浪漫主义中的俄国美学以及法国立体主义、意大利未来派或捷克结构语言学之后——姑且不提音位学、文化人类学、数学或生物学的错综发展——这一点就很清楚了。只是当结构主义在巴黎风行之后,在存在主义和类似的本质主义思想方式盛极而衰的几年中,结构主义方法(它的中肯性以及结构主义活动的特征)的统一性才明显起来。它

的中肯性是和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的思想相一致的,他们(创造了一个从根本上转向西方思想的基础的世纪)都强调秩序现象的多重用法,而不是它单一的自明性。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在现代结构主义中,他们的原著不断地被解释和重读的原因。他们在今日结构主义的论述活动中发挥着一种组织力的作用,而当他们的原著被认为包含有结构主义的题旨时,就更是如此了。真正的哲学问题是秩序的问题,应当把他们的原著理解为试图从事含有基本相对主义倾向的结构主义活动——这种活动就是多重秩序(plurality of orders)的实践。

这个对于在我们现代社会里发挥作用的一系列文本结构的辨识、显现和了解的过程,创造了一种结构主义的环境。但是正如 A·威尔登在他的《系统和结构》一书序言里所提示的,由于在构成有关论述时传统价值所起的作用,英吉利海峡两岸以及大西洋两岸介入这些环境的能力是极其不同的。譬如,分析一下列维-斯特劳斯的著作如何被接受的情形,就会发现一个明显的例子。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批评家忽略了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学》一书中整体论的意趣,而一味挑剔书中个别的论证线索及研究细节。而在欧洲大陆,特别是在巴黎,人们不作细致的分析,往往使问题的讨论极端化:整个理论,包括它那些未免肤浅和杂乱无章的哲学论述,或者被视为理所当然,或者就被加以拒绝。一个人要么就是结构主义者,要么就不是。隔阂至今还存在,它既没有随着威尔登关于这一主题的更一般性的著作而消除,也未因福柯、巴尔特或阿尔都塞等人作品的英译本的迅速增加而消失。

而在此期间,巴黎结构主义的风潮却衰退了,目前情况与本书德文原本写作时已经不同。可以说,结构主义作为巴黎的时兴思潮,只是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结构主义思想发展的第一阶段——这一发展一般来说是建立在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文学结构主义的主要原理之上的。这一阶段是从 1945 年到 1965—1970 年间,也就是从列维-斯特劳斯和雅克布逊思想的最初影响直到 M·福柯的《话语的秩序》一书的问世,按照立体主义美学理论的术语,可以把这段时间称做结构主义的分析阶段。这一期间普通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结合,产生了大量的实地研究和比较文化学的资料,而且二者的目的都在于建立

一个普遍理论和普遍的解释原则——不是通过建立一个处理基本要素的方法论学说,而是通过运用如分析和编配以及区分和对立等专门步骤。这些步骤在特鲁别茨科伊的音位学、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和普洛普的文学形式分析中早已应用过了。在自莫斯科学派(1915年成立)以来结构主义思想发展的整个时期,罗曼·雅克布逊在这些领域里进行了基本的与平行的研究。我们从他和列维-斯特劳斯的作品中得到的印象是,结构主义语言学能够提供一种包罗相当广泛的理论,而文化人类学则为这一理论提供了论据。

1965年以来,巴尔特、福柯、索莱尔和德里达所发表的著作使结构主义进入了一个更为综合性的阶段。一种一般理论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文学理论的具体研究而形成的。文学被揭示为一种按照社会价值体系产物的法则而不断变动的过程。每一种文学活动以及每一种言语行为的结果,都是一段文本^①。因此,结构主义提出了“文本结构与现实结构是同一的”这一影响深远的观点。甚至连某一理论的形上学的基础,也必须被解释为一种由文本而不是由个人所产生的特殊的文本结构。正是在这些文本结构里,而不是在别处,一套套言语行为才能产生出来。于是,在结构主义的综合阶段中,有两种错综的结构起着主导的作用:文本结构和话语结构。虽然二者都是给定的(由于文本和话语绝不是主观意图的单一结果),但同时也都是被构成的——不再是某位科学研究者的主观意图,而是为决定整体和功

① 文本(text):文本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研究中所使用的基本概念,它在不同的场合具有不同的含义,一般有以下几种:

1)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文本就是指按语言规则结合而成的词句组合体,它可以短至一句话,也可长至一本书。

2)在较精密的意义上,文本指语言组合体中不同语言层次上的结构组织本身,它可以指某一层面上的语言学结构(如音位层、语素层、词组层、句群层等等),也可以指各层次上语言学结构的总体。

3)在当代法国“太凯尔”派研究中形成了“文本理论”的专门学科,在他们的研究中文本成为神秘性的语言现象,强调文本自动的“能产性”,文本被看成是字词“生成性作用场”。

4)在当代一般符号学研究中,文本超出了语言现象范围,它可以指任何时间或空间中存在的能指系统,于是就出现了“画面文本”、“乐曲文本”、“建筑体文本”、“舞蹈本文”等概念,这种用法是为了表明这些非语言现象具有同语言文本类似的结构组织。

5)在纯粹语言学研究中,text指大于句子的语言组合体,中文一般译为“话语”。

——本书脚注均为中译者注

能原则的价值和传统所构成的。这正是 M·福柯所说的：“无作者思想，无主体知识，无同一性理论。”

这些思想确实导致了对现实的深层结构的新的认识。这个深层结构并不只是意识结构，同时它也支撑甚至构成了所谓表面现实的现象文本结构。这就又导致了一种批判态度，导致了创造性的不信任（尼采语）和相对主义。这种态度与乔姆斯基语言学、遗传学、生物化学和控制论、经济学或社会交互作用过程中的其他有关结构的问题，有着密切联系。结果就导致断然否定“一个理论上无所不知的观察者”（胡塞尔语）这一前提，并促进了一种科学活动，在这里，主体自足体变成相对的了。人类活动是一种铭文的（*inscriptive*）活动，人类历史应当看做是一套碑铭（*graffiti*）整体。

J.M. 布洛克曼

1974 年

目 录

新版中译者前言	(1)
原版作者序	(8)
第一章 结构主义的活动	(1)
1. 作为音乐总谱的世界	(1)
2. “结构”的概念	(5)
3. 认识论的根据	(12)
4. 社会学与结构主义	(14)
第二章 莫斯科	(21)
1. 学苑群星	(21)
2. 俄国形式主义	(32)
3. 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42)
第三章 布拉格	(47)
1. 学苑群星	(47)
2. 捷克结构主义	(53)
第四章 巴黎	(74)
1. 学苑群星	(74)
2. 巴黎结构主义	(77)
第五章 什么是结构主义的哲学思考	(109)
1. 系列	(109)
2. 秩序	(112)

第六章 今日结构主义	(115)
1. 背景	(115)
2. 新结构主义	(123)
3. 解构论	(128)
4. 解释学和现象学	(133)
5. 哲学和科学	(138)
参考书目	(143)
外中名词对照表	(154)
中外人名对照表	(157)
中译本初版序	(172)
中译本初版译后记	(174)
回顾结构主义	(180)

